



溯源·创作·愉悦·读书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典藏书系

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谢华良

小麻雀的春天

谢华良 著

吉林出版集团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溯源·创作·愉悦·读书

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典藏书系
总主编 袁炳发 主编 谢华良

小麻雀的春天

谢华良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麻雀的春天 / 谢华良著. --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3.4

(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典藏书系 / 袁炳发, 谢华良主编)

ISBN 978-7-5385-7301-5

I. ①小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48060号

小麻雀的春天

谢华良 著

出版人 刘 刚

策 划 师晓晖

责任编辑 师晓晖 于德北 冯晓红

封面设计 李岩冰 董晓丽

封面绘图 刘 瑶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 / 32

印 张 8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邮编: 130021

电 话 0431-85640624

网 址 www.bfes.cn

印 刷 长春市东方票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385-7301-5

定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10

目录

001	小麻雀的春天
	麻雀偷着乐
	谁动了毛驴
	出汗的作文
	春妮拔针
	老师和学生
	会转圈的教室
	月影婆娑
	兄妹赶集
	北山沟故事
	燃烧的驴车
	雪天红灯笼

123

翅 膀

笑笑老师

爱情图书

给我翅膀

挂牌风波

小生在此

球场内外

丢书事件

代人受过

好事连连

我们去飞

冬日春潮

221

好罐子破罐子一起摔

对 峙

张一伟的“坏”

有偿支农

志士不受嗟来之食

和张一伟做同桌

去三岔镇

我的衣服丢了

自行车被扣

张一伟上楼找人
张一伟的“爹”
我的脚摔伤了
雨中渔窝棚
雨夜真情
张一伟留下的纸条



溯源·创作·愉悦·读书

小麻雀的春天

坐在教室后排的麻雀瞪着眼睛看张春妮，希望她能抬头看自己一眼。可是张春妮默默地走到自己座位上，坐下来，默默拿出书本文具，准备上课了。麻雀看着张春妮的背影，怎么也没法把现在的她，与昨天骑在毛驴背上的她，联系在一起。

麻雀偷着乐

陈麻雀放学回来，看见屯中的柳树下围了一圈儿人。陈麻雀不愿意看热闹，但他看见了拴在柳树下的毛驴。

那是三愣爷家的毛驴。陈麻雀以前就很喜欢那头毛驴，有时在路上遇到它，陈麻雀总感觉它冲自己笑。那头毛驴其实很能干活，拉车、犁地、打场、轧碾子，三愣爷家的好日子都是那头毛驴给驮来的。可三愣爷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骑在毛驴背上，有时还要把毛驴拴在树上打。陈麻雀很同情那头毛驴。

现在，那头毛驴正仰着脖子，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三愣爷手中的木棒，它的一条前腿抽搐着抬起来又放下去，放下去又抽搐着抬起来。

陈麻雀急了，喊了一声：“别打它了！”

正在打毛驴的三愣爷，愣了一下。三愣爷也姓陈，是陈

麻雀的本家。三愣爷愣了一下之后，看看陈麻雀说：“麻雀你个小孩伢子和三爷说什么？不打毛驴，难道打你吗？”说着，三愣爷痛苦地揉了揉屁股，“这毛驴竟然学会翻车了，把我都摔成啥样了，还留着它干什么？”

陈麻雀一听就生气了，说：“那你就打吧，我看你能不能把它打死！”

三愣爷一听也生气了，说：“麻雀你说得轻巧，想看三爷我的热闹？打死毛驴，你给我干活？”

陈麻雀笑了，说：“三愣爷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打它了，打完它你还得心疼！要不你把它卖了，再买一头好驴。它现在受伤了，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干活了。”

三愣爷擦了擦脸上的汗，说：“卖了？卖给谁，是卖给你吗？”

陈麻雀想了想，说：“行！”

三愣爷盯着陈麻雀看了半天，咧嘴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麻雀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爸妈没在家，别让大伙说我唬弄你。用你家南山那片地，换我这头毛驴，怎么样？”

陈麻雀家南山那片地和三愣爷家的地挨着，三愣爷早相中了。

“行！”陈麻雀听了三愣爷的话，爽快地回了一句，就走过去牵了毛驴往家走。

三愣爷愣在了那里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对陈麻雀的背影喊：“麻雀，那可是一头好毛驴呀，千万别亏待它……”

陈麻雀一声不响，牵着毛驴继续往家走。

麻雀家的院子里，有一棵老榆树，弯弯曲曲地伸开枝杈，把两间小平房揽在怀里。

以前，麻雀放学回家，习惯到平房上写作业。写作业前，他喜欢先练一练拳脚：马步蹲开，双手合十，二目微闭，然后“啊”的一声大喊，出拳踢腿，榆树钱儿或者树叶儿纷纷飘落……

家里新添了毛驴，麻雀就不能到房顶上写作业了，也不能到房顶上练拳脚了。他要到南山坡放驴。眼下正是春天，南山坡上的青草刚刚钻出地面，坡下有一条断断续续的小溪，雨天过后便能哗啦哗啦地流淌。

毛驴当然很喜欢这样的地方，以前在三愣爷家，它整天就低头干活了，哪能体会到这份闲情逸致。

麻雀很理解毛驴的心情，就说：“毛驴，你要是高兴，就撒撒欢儿、打打滚儿吧！”

毛驴晃动晃动尾巴，打了两个响鼻。它没好意思打滚儿，刚到陈麻雀家，它还没什么贡献。再说，在三愣爷家受的伤也没完全好，它的腿还有点疼呢。

南山坡很快成了毛驴留恋的地方，每天来到这里，它都不愿意回家。

可麻雀必须回家。他除了写作业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爸爸妈妈都到城里做工了，把八岁的妹妹陈小鱼也带去了。现在家里就剩麻雀一个人，他现在是一家之主。

毛驴当然不能理解一家之主陈麻雀的心情，它没当过一家之主。它以前就知道干活，现在一闲起来，也有臭脾气了：麻雀叫它，它不吭声；麻雀拉它回家，它也不走。它的前腿还在南山坡的草地上刨了一下，又刨了一下。

麻雀就生气了。说：“毛驴，我今年十五岁，你多大了？要是把你驴的年龄换算为人的年龄，你该多大？你腿上的伤全好了是不是，你也有臭脾气了是不是，你的臭脾气也是给惯出来的是不是？你……你可让我说点啥好呢！”麻雀说着，甩掉毛驴的缰绳，扭头往家走。

毛驴看麻雀走了，不叫它也不拉它了，它就撒娇似的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。可它打的那个滚儿并没有吸引麻雀。毛驴这才知道主人麻雀真的生气了。但它不明白麻雀为什么生气，要是把驴的年龄真的换算为人的年龄，它确实要比麻雀大，可它再大也还只是一头毛驴。

麻雀回到家，心里虽然生气，可一直惦记着毛驴。他就像往常一样登上了房顶，他看见毛驴正在南山坡的草地上，没

心没肺地吃草。

麻雀放心了，也不生气了，他就想再练两下拳脚，然后写作业。所谓的拳脚，其实是麻雀自己悟出来的，他并没有专门学过什么武术，就是每天都喜欢练一练，也当作强身健体、修身养性，顺便消解寂寞了。

麻雀蹲开马步，双手合十，二目微闭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喊——

陈麻雀的喊声惊动了南山坡的毛驴。毛驴吓了一跳，它不吃草了，抬起头看着平房顶上的麻雀。在繁盛的榆树钱儿掩映下，麻雀伸胳膊撂腿儿，好像也要打滚儿的样子。

毛驴忍不住了，仰起脖子，哈哈大笑。

平房顶上的麻雀听到南山坡上毛驴的笑声，受了鼓舞，他又大叫一声，紧跟着出拳踢腿——

随着飘落的榆树钱儿，麻雀突然在平房顶上消失了。

一股灰尘从繁密的榆树钱儿间飞升起来。

屋顶漏了，麻雀从平房顶掉到屋里去了。

南山坡的毛驴愣了半晌，突然撒腿往回跑。它一边跑一边大声笑。其实它是想哭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那哭连它自己听着都像在笑。毛驴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，就一边“大笑”着一边跑向了原来的主人——三愣爷家。毛驴情急之下，可能想把这

个不幸的消息，先告诉给三愣爷。

再说麻雀。他在平房顶上练这么多年拳脚了，这是第一次出意外。他被自己闹糊涂了，好半天才从屋地当中站起来。他抖抖一身尘土，使劲眨眨眼睛，抬头看看屋顶上的窟窿，他乐了。

“开天窗了？”麻雀说，“站在屋里就可以看见蓝天、白云和飞鸟了。……晚上躺在炕上，还可以看到星星、月亮、闪闪烁烁的飞机了。”

麻雀正在偷着乐，有人跑进院子里喊：“麻雀，不好了，你三愣爷要杀毛驴了！”麻雀抬头一看，是三愣爷的邻居张豆腐。麻雀对张豆腐印象不怎么深，只记得他是三愣爷的什么亲戚。

“杀毛驴？”麻雀对张豆腐说，“和我有啥关系？”

“你这孩子是不是晕了？”张豆腐好像比麻雀还急，“三愣爷要杀的，是你的毛驴！”

麻雀一下醒了：“凭啥？”他说，“凭啥杀我的毛驴？”

“你的毛驴跑到了三愣爷家的地，把秧苗都糟蹋了！”

麻雀急了，抹一把脸上的灰土，撒腿就往外跑。他一口气跑到屯中的那棵柳树下，果然看见毛驴被拴在那里。

柳树下已经围了几个人，正在看三愣爷笑。

三愣爷坐在树下磨刀。他一边磨刀一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这黑了良心的，我以前对你多好，你倒来糟蹋我的秧苗了，不杀了你能行吗？”

麻雀喘着粗气，看了一眼三愣爷，问：“你、你真的要杀我的驴？”

如果论辈分，麻雀应该管三愣爷叫三爷，最平常的也应该叫三愣爷。可是，麻雀生气了，就把称呼省略了。

三愣爷头都没抬。他知道麻雀跑来了，可他仍然头都没抬。

“不杀它……”三愣爷一边磨刀一边说，“能行吗？”

“那你，”陈麻雀喘着气说，“就先杀了我吧！”

三愣爷愣了愣，不磨刀了，他用刀指着毛驴说：“它糟蹋了我的秧苗，你说，咋办？”

“我赔！”

“拿啥赔？”三愣爷站了起来，“是用这头毛驴赔吗？”

麻雀没想到三愣爷会这样说，他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

“反正……”陈麻雀说，“我赔！”

三愣爷笑了，笑着笑着突然丢下刀，坐在地上大哭起来：“麻雀啊麻雀，咱们可是本家啊，你说我能舍得杀你的毛

驴吗？可你的这头毛驴……我的日子也离不开它呀！我现在有一身劲没地方使，我有一肚子火没地方撒，你要是不把毛驴还给我，恐怕真要出大事儿呀……麻雀啊，我成天盯着你、盯着你的毛驴，我心里难受啊……你要是把毛驴还给我，糟蹋的秧苗不用你赔了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三愣爷说了半天，没听见什么反应。他又说：“你南山的那片地我也还给你，你看行不？”三愣爷还是没听见什么反应，他抹了一把脸，抬起眼睛一看，人群正哄笑着散开，麻雀牵着毛驴走远了。

三愣爷跳起来大叫：“麻雀，你气死我了！麻雀，你还把我当三爷吗？麻雀，你等着……”

傍晚，天阴了；后来，下起了雨。

麻雀从屋顶的“天窗”，没能看到星星月亮和闪烁闪烁的飞机，雨水倒是浇进屋里来了。

麻雀一激灵，从炕上爬起来，披了衣服往屋外跑。

院里的毛驴轮换着四条腿，焦躁地上地上跳“霹雳”。

麻雀心疼了，脱下衣服披在驴身上，他抱着膀子想了想，又帮毛驴把衣服扣子系上两个……

早晨起来，天晴了。

麻雀从“天窗”里看到了嫩绿的树叶，还有蹲在树杈上

的麻雀，那麻雀一边抖动羽毛、一边歪头往屋里看。

麻雀笑了，快步走到院子里，毛驴不见了，他昨晚披在毛驴身上的衣服丢在驴槽子边。

麻雀愣怔了好一会儿。他走过去，把衣服拎起来，说：

“毛驴，你是不是穿上我的衣服，不好意思了？你连声招呼也不打……就走了吗？你……你这个臭毛驴！”

麻雀这样说着，突然感觉鼻子发痒，眼泪好像要淌出来。他抬头看天，眼睛紧眨几下，把眼泪哄了回去。

麻雀出去找了一圈，没见毛驴踪影，他觉得毛驴可能跑出去玩了，玩够了就会回家里，不回家里它还能去哪里？麻雀就像往常一样去上学，坐到教室里，一想到他的毛驴，就乐不起来；但一想到了他家的“天窗”，就忍不住偷着乐了一下……

放学回来，麻雀经过三愣爷家的地，看见三愣爷正和毛驴兴奋地劳动。麻雀有点想不通，就停下来看他们。

三愣爷看到麻雀，颠颠地跑过来说：“麻雀，嘿嘿这毛驴，昨晚自个儿跑回我家了……嘿嘿，听说你家的房子坏了？明天，或者后天，我和毛驴弄完这块地，就帮你修房子，行吗？”

麻雀没吱声，他正盯着毛驴看。

毛驴前腿不停地在土里刨着，眼神躲躲闪闪地不看麻